

世界名著選
醉男醉女

西班牙伊巴涅思原著

戴望舒譯



上海
光華書局印行

1928, 11, 付排
1928, 12, 出版

初版1—1500冊

每冊實售四角
外埠酌加運費

目 次

醉男醉女.....	1
失在海上.....	15
蝦蟆.....	35
奢侈.....	49
落海人.....	57
女囚.....	67
瘋狂.....	79
伊巴涅思評傳.....	99 — 128

what is a good me

醉男醉女

從古萊拉到剎公特，在伐朗斯的全個平原上，沒有一個村莊上他是不聞名的。

他的風笛聲一起，孩子們便奔跳着跑過來，婦人們高興地你喊着我，我喊着你，男子們也離開了酒店。

於是他便鼓起兩頰，眼睛漠漠地瞪看着天空，在他那用一種偶像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所來接受的

喝采聲中，他便一點不放鬆地吹起來。他的剝裂的老舊的風笛，也和他一同分得那大衆的贊賞：當這風笛不滾在草堆中或小酌處的桌下的時候，人們便看見牠老是在他的腋下，像一個大自然在過度的音樂癖中所創造出來的新的肢體一樣。

那些嘲笑着這無賴漢的婦人們，最後覺得他美好了。高大，強壯，圓的頭，高的額，短短的頭髮，驕傲地彎曲着的鼻子，使人在他的平靜又莊嚴的臉上，想起羅馬的貴族來：不是那在風俗謹嚴的時候，像斯巴達人一樣地生活着，又在馬爾斯場鍛練着體格的羅馬貴族，却是那在因狂飲大嚼而損了種族遺傳的美點的衰頹時代的羅馬貴族。

提莫尼是一個酒徒：他的驚人的天才是很出名的（因此他得到那“提莫尼”的綽號），可是他的可怖的酗酒却還要出名。

註：Dimoni 是從 demonio（魔鬼）變化出來的，是一個給弄着中魔似的音樂的音樂家的綽號。

“畢須有” 3 8 2 1 8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

他是一切慶會中都有份兒的。人們老是看見他靜默地來到，昂着頭，將他的風笛夾在腋下，跟隨着一個小鼓手——一個從路上拾來的頑童——他的後腦上的頭髮是脫落了，因為他只要稍稍地打錯一點，提莫尼就毫不憐憫地拔着他的頭髮。而且後來這頑童之所以疲倦於這種生涯，脫離了他的師傅，也只是因為變成了和他一樣的酒徒。

提莫尼當然是省中最好的風笛手，可是他一踏進村莊，你就須得看守着他，用木棒去威嚇他，非等迎神賽會結束後不准他進酒店去，或者，假如你拗他不過，你便跟着他，這樣可以止住他每次伸出來搶那尖嘴的小酒瓶傾瓶而飲的手臂。這一切的預防往往是無效的；因為不只一次，當提莫尼在教會的旗幟之前挺直而嚴肅地走着的時候，他會在小酌處的橄欖樹枝前，突然地吹起‘王家進行曲’，衝破那當聖像回寺院時的悲哀的 De Profundis，（爲死者祈禱的哀歌——譯者註）來引壞那

些信徒。

這改不好的游浪人的不專心却很得人們的歡心。大羣的兒童，奔跳着聚集在他周圍。那些老孩子笑他那走在總司鐸的十字架前時的神氣；他們遠遠地拿一杯酒給他看，他總用一種狡猾的眄眼來回答這邀請，這眄眼似乎是說：保留着‘等一會’來喝。

這‘等一會’在提莫尼是一個好時光，因為那時慶會已經完畢，他已從一切的監視中解放出來，他最後可以享受他的自由了。他大模大樣地坐在酒家中，在染着暗紅的顏色的小桶邊，在鋅製的桌子間。他快樂地呼吸着在櫃台上很髒的柵子後面的油，大蒜，鱈魚，油煎沙定魚的香味，默看着那掛在梁上的燻腸串，停着蒼蠅的燻灸的醬品串，臘腸，和那些灑着粗紅辣椒的火腸。

酒店女東家對於一個跟着那樣許多的讚賞者，使她不夠手脚去裝滿酒壺的主顧是十分歡迎

的。一縷粗羊毛和汗水的沉著的氣味廣佈在空氣中，而且在煤油燈的暗弱的光線中，人們可以看見那尊頌他的一大團人：有的坐在稻子豆下的稻凳上，有的蹲在地上，用他們的有力的手掌托着他們的笑得似乎要脫臉的大下頰。

大眾的目光都注射在提莫尼身上：“老婆子！吹個老婆子！”於是他使用他的風笛模仿起兩個老婦人的鼻音的對話來；他的那樣滑稽的態度，使那不竭的笑聲震動了牆壁，驚起了隔院的馬，牠也將牠的嘶聲加到那喧鬧聲中去。

人們隨後要求他模仿‘醉女’，那個從這一村到那一村，賣着手帕，又將她的收入都用在燒酒上的，‘什麼也沒有’的女子。那最有趣的是她是逢場必到，又是第一個破出笑聲來的。

當他的滑稽的節目完畢後，提莫尼便在他的沉默而驚服的羣衆面前任意地吹弄着，模仿着瓦雀的啁啾聲，微風下麥草的低語聲，遼遠的鐘鳴

聲，和前一夜酒醉不知如何引他睡在廣野，在下午醒來時的，一切打到他的想像來的聲音。

這個天才的游浪人是一個沉默的人，他從來不說起他自己。人們只從大眾的傳聞中知道他是倍尼各法爾人，在那里他有一所破屋子，因為連四個銅子的買價都沒有人肯出，所以他還將那所破屋子保留着沒有賣去；人們還知道他在幾年中喝完了他母親的遺產：兩條驢子，一輛貨車和六塊地。工作？沒有那回事！在有風笛的日子，他是永不會缺少麵包的！他像一個王子一樣地睡眠；當慶會完畢，吹過樂器又喝過一個整夜後，他便像一堆泥似地倒在酒店的角落上，或是在田野中的一堆乾草上；而他那無賴的小鼓手，也喝得像他一樣地醉，像一頭好狗似地睡在他腳邊。

二

從來沒有人會知道那會合是如何發生的；但

是有這回事是一定的了。一個晚上，這兩顆飄泊在酒精的煙霧中的星宿，提莫尼和那醉女，發生了他們的際會。

他們的酒徒的友情臨了變成了愛情，於是他們便去將他們的幸福藏到倍尼各法爾，在那老舊的破屋子裏；在那里，夜間他們貼地而臥着，從屋頂上長着不停地搖動着的野草的大罅隙間，看着星兒狡猾的閃爍。大風雨的夜間，他們是不得不逃避了，好像在曠野上似地，他們被雨從這間房間趕到那間房間，最後在牲口房中，纔找到了一個小小的角落，在那里，在塵埃和蛛網之間，發狂地開出他們的愛的春天來。

從兒時起，提莫尼只愛着酒和他的風笛；忽然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，他失去了他的無知覺的酒徒的貞潔，在那醉女，那可怕而骯髒的，被燃燒着她的酒精所逼乾又弄黑了，但是却像一條緊張着的琴絃一樣地熱情而顫動的醜婦人的懷中，嘗着

那異樣的樂趣！他們從此不離開了；他們用一種淳樸的狗的無恥在大路上互相撫愛着；而且有許多次，當到開着慶會的村莊去的時候，他們逃過了田野，而且正在那緊要關頭，被幾個車夫所瞥見，圍繞着他們狂呼大笑起來。酒和愛情養胖了提莫尼；他吃得飽飽地，穿得好好地，平靜而滿意地在那醉女的身旁走着，可是她呢，却漸漸地枯乾下去，黑下去，只想着服事他，到處伴着他。人們甚至看見她在迎神賽會行列的前面，在他的身旁；她不怕蜚語，她向着一切的婦人們射出那對敵的眼光。

有一天，在一個迎神賽會中，人們看見那醉女的肚子已大了起來，他們不禁絕倒了。提莫尼凱旋似地走着，昂着頭，風笛臨空轟起，像一個極大的鼻子一樣；在他身邊，那頑童打着鼓，在另一邊，那個醉女滿意地攤着，她的極大的肚子像第二張小鼓一樣；那大肚子的重量緩慢了她的脚步，又使她踉蹌着，而她的裙子也侮辱地翹起來，露出那搖動

在舊鞋子中的腫漲的腳，和她那像在打着的鼓鑼似的，黝黑，枯乾而骯髒的腿。

這是個醜聞，一件瀆神的事！……村莊裏的教士諄告這音樂家：

“可是，大魔鬼，你們至少也結了婚罷，既然那女無賴固執着要跟你，甚至在迎神賽會中。有人負責供給你必要的證紙。”

他老是說着‘是’，可是在他的心裏，却把這些話丟開了理也不理。結婚！好個滑稽戲！讓別些人去嘲笑罷！不，還是我行我素的好。

隨他如何固執，人們總不將他從慶會中除了名，因為他是本地最好的風笛手，又是取價最廉的那個；可是人們却剝奪了他一切繫附於他的職業上的光榮：他已不更在教區理事員的桌上進食了，人們也不更給他祝福的麵包了，人們禁止這邪教的一對男女進教堂了。

三

那醉女沒有做成母親。人們須得要從她的發燒的肚中一塊一塊地將孩子取出來；於是那可憐的不幸人，隨後便在提莫尼的驚恐的眼底死去，他看着她也沒有痛苦，也沒有拘攣地死去，他不知道他的侶伴還是永遠地去了，或者還只不過是剛睡着了，正如當那空酒瓶滾在她腳邊的時候一樣。

這件事傳了出去；倍尼各法爾的好管閒事的婦人們都羣集在那所破屋子的門前，遠遠地看看那躺在窮人的棺材上的醉女，和那在她旁邊的，蹲踞着，號哭着，像一頭沉鬱的牛似地垂下頭兒的提莫尼。

村莊中任何人都不屑進去。人們在那有喪事的屋中，只看見六個提莫尼的朋友，——衣衫襤褸的乞丐，和他一樣地是酒鬼，還有那個倍尼各法爾的墳工。

他們看守着這死人過夜，輪流着每隔兩點鐘去敲酒店的門，裝滿一個極大的酒器。當太陽從屋頂上的罅隙間進來的時候，他們都在死人的周圍醒了過來，大家都伸在地上，正如當他們在禮拜日的夜裏，從酒店中出來，倒臥在什麼草堆上的時候一樣。

大家都哭着。說是那個可憐的女子在那裏，在窮人的棺中，平靜地，好像睡着了一般，不能起來要求她自己的一份罷！哦，生命是多麼地不值得什麼啊！這就是我們大家要達到的地步啊。他們哭得那麼長久，甚至當他們伴着尸體到墓地去的時候，他們的悲哀和他們的醉意還沒有銷歇。

全村的人都來遠遠地參與這個葬儀。有些人狂笑着這幅如此滑稽的景像。提莫尼的朋友走着，把棺材擲在肩上，一聳一聳地將那喪葬的盒子粗暴地擺動着，像一隻折了桅杆的老舊的船一樣。提莫尼在後邊走着，腋下夾着他的離不開的樂器，老

是表現着一隻剛在頸上狠狠地吃打了一下的垂死的牛的神色。

頑童們在棺材的周圍喊着又跳着，好像這是一個節日一樣地；有些人笑着，斷定那養孩子的故事是一個笑話，而醉女之死，也只是爲了燒酒喝得太多的原因。

提莫尼的粗大的眼淚也使人發笑。啊！這神聖的流氓！他的昨夜的酒意還沒有消，而他的眼淚，也只是那從他眼睛裏流出來的酒……

人們看見他從墓地回來（在那裏，人們爲了可憐他纔准他葬這‘女無賴’），然後伴着他的朋友們和坟工一同走進酒店去……

從此以後提莫尼不是從前的那個人了：他變成消瘦，襤褸，污穢，又漸漸地被酗酒所傷了……

永別了，那些光榮的行旅，酒店中的凱旋，空場上的良夜幽情曲，迎神賽會中的激昂的音樂！他不更願意走出倍尼各法爾，或是在慶會中吹笛了；

他的最後的鼓手也被打發走了，因為一見他就使他發怒。

他或許在他的悲鬱的夢中看見那醉女的時候，他曾想過以後會有一個無賴的頭的頑童，一個小提莫尼，打着一個小鼓，合着他的風笛的顫動的音階？……現在，只有他獨自了！他認識過愛情而重墮入一個更壞的境遇中；他認識過幸福而又認識了失望：兩個在未認識醉女前他所不知道的東西。

在有日光照耀着的時候，他像一隻貓頭鷹似地躲在家裏。在夜幕降臨時，他像一個小竊一樣地偷偷地走出村莊；他從一個牆缺溜到墓地去，而且當那些遲歸的農夫們負着鋤頭回家的時候，他們聽見一縷微小的音樂，溫柔又纏綿，似乎從坟墓中出來的。

● “提莫尼，是你嗎……”

那音樂家聽了那些訊問着他，以消除自己的